

□ 记者 徐荔

随着汉服文化的不断“出圈”，相关的传统文化及细节也愈发引人关注，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制作精美的盘扣。

盘扣，也称盘纽、纽结、纽绊，由布条经手工折叠、缝纫、盘绕而制成。盘扣从中国古老的“结”发展而来，花式种类丰富，多选取具有浓郁民族情趣和吉祥意义的图案。盘扣的作用在中国服饰的演化中逐渐改变，它不仅仅有连接衣襟的功能，更成为装饰服装的点睛之笔。而在上海市女子监狱，盘扣的功能不仅是美化服饰，也净化着服刑人员的心……

前因后果环环相扣

女子监狱民警没有放任邱佳这样漫无目的下去，她们组织邱佳参加普法课程，根据她的情况带她接受心理咨询，针对她的具体问题进行释法说理、个别谈话，用母亲、女儿的期盼鼓励、激发邱佳的服刑动力……人非草木，感受到民警点滴用心的邱佳慢慢“清醒”了过来。

“大概花了三四年时间，想明白了这一切，也终于适应了监狱的生活。”邱佳说，其实当时是有很多机会避免悲剧发生的，如果自己当时不是碍于面子而一忍再忍，如果更积极地寻求警方、法律的帮助和保护，如果选择更理智的方式……都不至于让自己从受害者沦为施害者，也不会让孩子们失去母亲的庇佑，小小年纪就要面对各种压力。而她既然违法犯罪，就必然要接受惩罚。

终于肯面对现实的邱佳渐渐不再夜夜惊叫，也不再将心里的不忿发泄在日常生活小事上。

服刑表现日趋稳定的邱佳在2017年主动报名参加监区的美术书法兴趣小组，“想听民警的话，多学点东西，把刑期变学期。”从完全没有书法、美术基础到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，邱佳觉得似乎时间也走得快了一些。后来，当得知监区有盘扣制作的艺术教育矫治项目的时候，她也报名参加了。

比起毫无基础的美术和书法，邱佳对盘扣其实是相对亲切的。“我跟我妈妈学过做盘扣，十几岁的时候就帮别人做盘扣贴补家用。”邱佳提到家人，语气变得很柔软，“不过那时候做的盘扣都比较简单，不像后来在这里跟老师学的，让我的眼界拓宽了许多。”

女子监狱民警介绍，盘扣的纹样千姿百态，有普通简单的直扣，有取材于自然生活的蝴蝶扣、金鱼扣、桃花扣、兰花扣，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如意扣等，一圈一结，一绕一结，都是生活与艺术的结合。而且盘扣不单是一门独特的手工艺，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和审美能力，有匠心巧思，更需要静心。盘扣的制作是制作者心性和智慧的体现，监狱民警不仅希望参与该项目的服刑人员能通过学艺磨练心性，学会平心静气，也希望她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思考和领悟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美。

参与盘扣制作项目的这三年，邱佳愈发觉得这是一项值得自己好好研究的传统文化，其中蕴涵的道理和为人处世竟也相通，前因后果环环相扣。这几年对盘扣制作更有想法的邱佳在民警的支持下，制作了不少富有创意的作品，不再拘泥于盘扣的“扣子”属性，而是与书画等相结合，让作品更具艺术性，在主题方面则愈发多地与母亲文化相关。

邱佳入狱多年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每次会见邱佳也会和她们聊聊自己的服刑情况和盘扣作品，“她们都支持我继续学习”。就像那幅作品《回家》一样，邱佳现在最期盼的就是可以早日回家，如果有可能，她还想用自己做的盘扣点缀女儿和母亲的衣物……

系上盘扣结解开心结

“以前我也做过盘扣，但那就是为了贴补家用的一项手艺，扣子就只是扣子。现在再做盘扣，却是不一样的，它变得更加具有艺术性，而且也让我的心静了下来……”邱佳（化名）是上海市女子监狱五监区的一名服刑人员。2018年，邱佳在民警的推荐引导下参与了监狱艺术教育矫治项目之一——盘扣制作项目，本就有一些制作基础的邱佳在这些年的学习、创作中逐渐发现，人生就像盘扣，需要一步步循规蹈矩才能做出合格的扣子，而她系上的是盘扣结，解开的却是自己的心结，放下了心中的“包袱”——所谓的“不甘”。

邱佳今年六十多岁了，一头花白的短发，神态平和。在介绍多件她参与制作的盘扣作品中，一幅主题为《回家》的作品引起记者注意。这幅作品中，一对母女愉悦地走在大树下，远处是家的方向……画面中的大树由盘扣制作而成，邱佳介绍，这幅作品是在2023年监狱母亲文化节期间，由她和其他服刑人员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合作完成的。从构思到创作，其实时间都不算长，因为回家和家人团聚，是邱佳她们最大的心愿。

邱佳已经在女子监狱服刑十多年了，2007年，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，邱佳选择“以暴制暴”，最终酿成惨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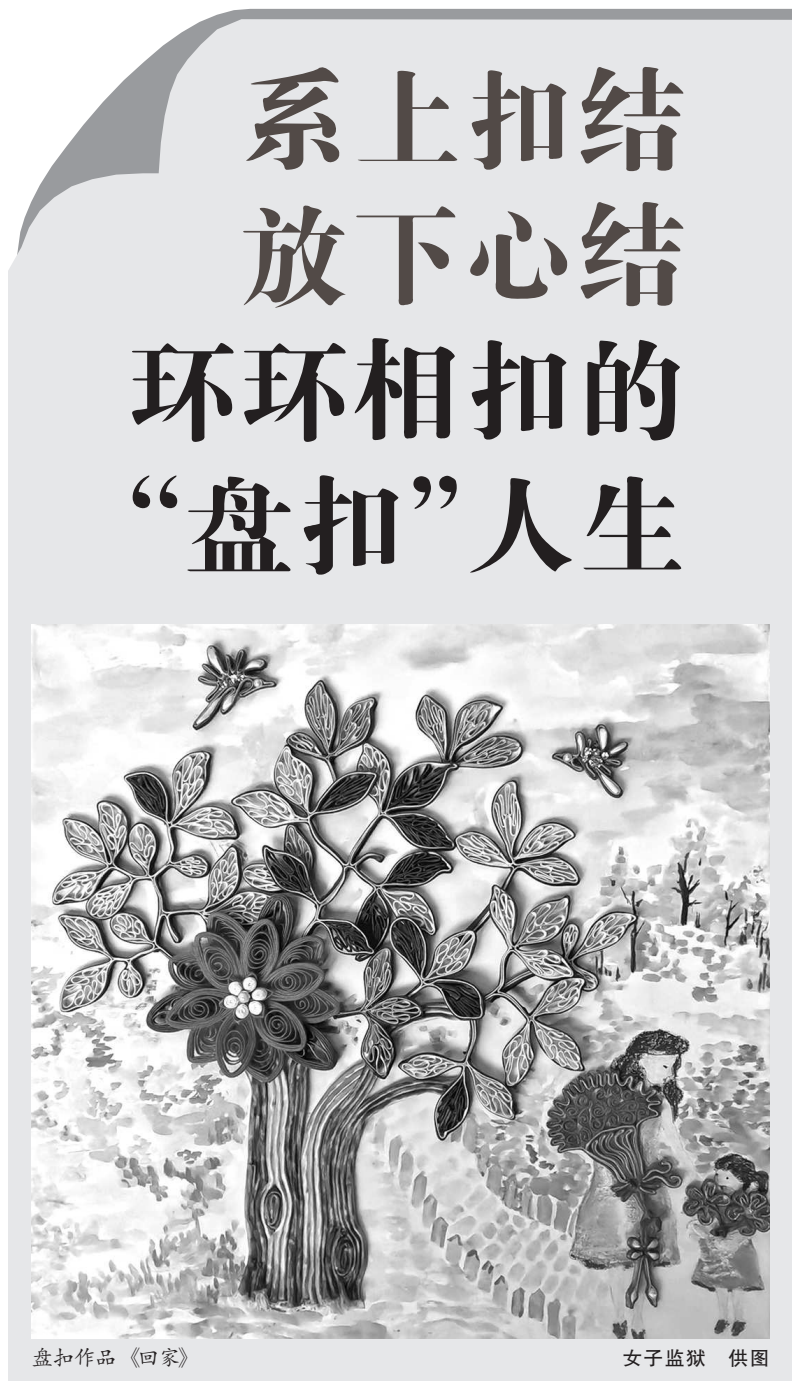
“后来我终于明白，那也是条人命，我也是后悔的。”邱佳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所以当带着大女儿和第二任丈夫结婚的时候，是希望一家人可以幸福生活一辈子的，可是现实让她失望甚至绝望了。

忍无可忍选择以暴制暴

邱佳的第二任丈夫是来上海做生意的外乡人，和邱佳结婚后就住在邱佳家里，婚后两人又有了一个女儿。在邱佳的印象里，丈夫没多久就显露出了脾气暴躁且暴力的真面目，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，后来发展到动辄暴力相向。邱佳自此生活在心惊胆战中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惹他生气。

“平时他不在，我们一家人吃饭总是有说有笑，但只要一听到他的脚步声，我们就立刻不敢说话了。”邱佳回忆。

“为什么不离婚？”面对这个问题时，邱佳苦笑了一下，说自己



盘扣作品《回家》

女子监狱 供图

已经离过一次婚，不想再有一次失败的婚姻，“而且当时和他的情况，离婚也是摆脱不掉的……”于是，邱佳就这么忍耐着。

长期的神经紧张让邱佳出现夜间惊恐症的症状，她总是会在睡梦中突然惊叫、恐惧。到监狱服刑后，邱佳也依然有这样的情况，“他们都说我是做了亏心事，所以半夜害怕，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这样了，那时候也不知道这是种病。”

按邱佳的说法，她觉得自己无法摆脱丈夫，所以原本是打算一直忍受的，但没想到丈夫不但对她不好，还对大女儿起了歹念，这让她忍无可忍，于是生出了一了百了的念头。

“当时我怕女儿没面子，所以

没有报警，但我已经想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邱佳说，当时丈夫做生意拖欠客户钱款，对方对他也是恨得牙痒痒，于是她便和客户商量把丈夫“做掉”。

邱佳没有详述犯案的过程，但她坦陈，做完一切后并没有解气的感觉，而是被巨大的恐惧笼罩，所以她选择了自首。

尽管如此，当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，邱佳还是不服气的，她固执地认为自己是“受害者”，有如此极端的行为都是“有情可原”，不应该被判得那么重。因此，到监狱服刑后，邱佳的表现非常消极，再加上晚上睡不好，邱佳的状态可谓浑浑噩噩。

“哪里有望呢？”面对漫长的刑期，邱佳茫然了。